

785335

历史知识丛书

38-11

2773

首相宝座 争夺战



SHOUXIANGBAOZUO

ZHENGDUOZHAN

江西人民出版社

785335

38-11
2773

历史知识丛书

首相宝座争夺战

——从大平正芳的仕途看日本政坛内幕

管开逊 编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南昌

历史知识丛书

首相宝座争夺战

詹开逊 编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印数, 1—3000 1981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10·43 定价, 0.80元

目 录

- 1 终于登上了首相宝座
- 2 立志做官的农村少年
- 7 在“鬼部长”的栽培下
- 11 被一封电报推上仕途
- 14 “大马力低转速发动机”
- 19 议员夫人的眼泪
- 24 摇上了羽毛扇
- 33 抽斗中不留悬念
- 36 《风流梦谈》的风波
- 39 他在驱使猛兽
- 44 解铃不使铃铛响
- 49 令“伟大政治家”哑口无言
- 52 多方掣肘，两边卖乖
- 57 裂痕出现在亲信之间
- 59 为他人作嫁衣裳
- 64 佐藤手中的“平衡器”
- 63 纺织品谈判的戏中戏
- 72 又一次被抛弃
- 74 坐上宏池会第一把交椅
- 79 挖苦人的人事安排
- 81 枪口直指佐藤政府

- 83 在四派鏖战中纵横捭阖
87 田中的决断，大平的谋略
92 决心和遗书
97 “终于活着回来了”
102 要保护这座“桥”
104 东京绑架事件
106 一场空欢喜
109 敏锐的嗅觉
111 准备五马分尸
114 田中被迫让位
118 混战正酣，裁判准备上场
121 大平中了“暗器”
123 洛克希德案的冲击波
126 三木武夫威逼政坛
131 大平阻止了一场“离婚”
135 干事长真不愿干
136 绝密，“千万不要公开”
140 险些踹塌了摔跤场
142 暂短的“蜜月”
147 背后都在磨刀
152 休战中的战争
155 “傻媳妇等野汉子”
160 “天”的回答是：全力战斗
163 地毯战术的魔力
166 登上权力的顶峰
172 后记

终于登上了首相宝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七日下午五时五分，日本众议院在国会大厦为提名总理大臣而举行全体会议。五时四十二分，事务总长向议员们报告投票结果：“总投票数四百一十九票，大平正芳得票二百五十四张，超过半数。”接着，议长保利茂宣布：“根据投票结果，依据众议院规则第十八条第二款，本院决定提名大平正芳为内阁总理大臣。”^①于是，大平成为日本设立内阁以来的第六十八任、也是自民党执政以来的第九任内阁总理大臣。

年近七旬的大平正芳从座位上站起来，频频向在场的各党议员们鞠躬致意。他的表情显然有些兴奋，但脸上未露出一丝笑容，到底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政坛老将啊！

散会了，新首相站在大厅门口，同自由民主党这个日本执政党的议员们一一握手，表示谢意，然后缓步走出议会大厅。他立刻被蜂拥而上的记者们团团围住，耀眼的灯光一齐对着他闪烁，祝福声、询问声乱成一片。大平只说了一句话：“感慨万分”。作为礼节，他拜会了众、参两院的正、副议长和各党领袖。然后从正门离开这被掌声、祝福声淹没的众议院，驱

^①根据日本宪法，国会有关决定总理大臣的人选，天皇根据国会的决定予以任命，所以国会的决定只能称作“提名”。实际上，天皇的任命只是履行手续而已。

车前往几百米外的首相官邸。

几名警卫和职员，在官邸大门口等候着新总理大臣的到来。大平步入正门，踏上铺着红色地毯的阶梯，往左一拐，右侧就是总理大臣办公室的房门。在事务官的引导下，大平走进总理大臣办公室。室内的一切，他早已了如指掌，但他还是重新看了一遍：从天皇和皇后的御照、国旗和地球仪，到办公桌和沙发。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心情无限感慨。是啊，自今天开始，他就是这里的主人了！而从四国岛上的丰滨町到总理大臣室，是一条多么崎岖漫长的路啊！

立志做官的农村少年

构成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中，最小的一个是四国。四国岛上的香乡县三丰郡有个丰滨町。这个田园地带，以前称作“和田村”。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三月十二日，大平正芳就诞生在这里。

大平家族的古老谱系不大清楚，当是战国时代^①从土佐迁移来的豪族后裔。大平的祖父岩造，明治后曾任村议会议员。父亲利吉是岩造的次子，后来成为一个自耕一町（约一百公亩）多地的中农。他颇有人缘，除担任村议会议员外，还是蓄水池水利合作社的代表。水利合作社是农家组成的村际组织。

^①大封建主为争夺领地扩大势力，从一四六七年统一日本起爆长达十年的大内战，在日本历史称为“战国时代”，亦称“应仁之乱”。

合作社代表的任务就是管理水池和水渠，具有开关池闸、分配用水等权力；收取水利费等财务工作也归他管理。吉利虽没有什么学历，但却非常好学，写得一手好字，对中国和日本的古典颇为通晓。他对待生活一丝不苟，但对子女们却是那样的慈祥，从未因孩子的过错发火或怒骂。儿女们学习的时候，他老是点着灯挨在旁边。若是孩子们出门忘了带帽子，他一定会骑着自行车追着送去。

大平的母亲萨库，是邻村大野原町詫间家的长女。较之父亲，母亲是严厉的，几乎比男子还厉害。但她待人接物还是热情亲切的，可以说是个善于社交的刚强女人。这在当时的农家主妇中是罕见的。

大平降生以前，父母已经生过五个孩子：二男三女。但是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分别在一岁和两岁半时夭折了，所以正芳出世时，只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是：哲、慕玛和数光。正芳出生两年半后，父母又生了芳数，四年后还生了富江。

那时，大平家中的生活，在村里算是中等水平。他从记事时开始，就是穿着袖口粘满鼻涕、老是闪闪发亮的衣服，拖着稻草编的草屐，吃着加入三、四分大米的麦饭。菜，一年到头都是豆酱和自制的萝卜咸菜。但要支撑这样水平的生活，却必须从老到小举家辛劳。许多农户都经常背着债务，大平家也不例外。为了省钱，大平直到读完小学，还未进过理发店，头发长了，就由父亲或母亲给他剃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尚头。

大平五岁的时候，曾做过人家的养子。由于相当淘气，仅过了一个礼拜就被送回来了。这是相当心酸的事。对于贫困的农家来说，减少人口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尽早地把女儿嫁出。

去。正芳的姐姐哲，十六岁时就嫁给了大野原村的山田荣太郎。几年后，留下两个幼儿离开了人世。作为后续，哲的妹妹慕玛又嫁给了荣太郎。这时的姆玛也只有十六岁。

一九一六年四月，六岁的大平正芳进入了小学读书。他身体健壮，性情敦厚，又能吃苦耐劳，但并不引人注目。老师提问时，他没有经过充分的考虑，没有十足的把握决不举手。

一九二二年三月，大平进入高等科一年级。毕业之后，以优秀的成绩进入三丰中学。三丰中学的学籍簿上，至今还记载着大平正芳小学时代的最后成绩，除理科8分，唱歌9分外，其它全部是10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志愿”一栏中，他填上了“官吏”。无法判断，刚跨入中学时代的大平是怎样认识“官吏”这个形象的。浮现在他脑海中的，也许是在自己周围所见到的教师、警察官、铁道职员及地方机构中的官吏，也许是中央机构中那些高人一等的官僚。不管怎样，年轻的大平正芳正是这样记下了自己对未来的希望；不久以后，也真的走上了这条道路。

在三丰中学的时候，大平正芳仍是不大开口。这固然是他的性格上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放学以后还要在家中干活。收割农作物时，他总是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和家人一块儿割完一大片庄稼，然后才急急忙忙地吃早饭，带着午餐饭盒，抄近路跑到车站。到了夜晚，还要在煤气灯下割稻子。编麦秆草帽时，父亲不想叫他干，可母亲说：“即使正芳考试落第，也得来编。”

当大平在三丰中学读到四年级时，一连串的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首先是得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四个月。接着又因为患了急性中耳炎，被取消了报考海军士官学

校的资格。更大的不幸是：五十六岁的父亲，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中学时代结束了，大平考进了旧制的高松高等商业学校。

进入高松高等商业学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大平正芳从家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了。以前，除上学以外的全部时间，都被田间劳动和家庭副业所占据，现在他能专心致志于学业了。

大平早就下了决心要上大学。但大平得以上大学，还得感谢两个法人团体的帮助。如前所述，按照大平家的经济状况，根本无力供他上大学。于是，他就向坂出市的镰田共济会和香川县育英会提出要求，借钱付学费。香川县的许多人材，都是由于这两个财团的资助才获得升学的机会。当大平得到资助的承诺时，心中自然十分高兴。

大平的堂兄大平秀雄，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就住在东京。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岁的大平到了秀雄家。他站在秀雄家门口对未曾见过面的堂嫂自我介绍：“我是正芳，正在大阪的化妆品公司工作。为公司的事来东京，请让我在这里暂住三、四天！”并带来一些化妆品作为礼物。第二天，说是到一个地方去为公司办事，就出去了。堂嫂还信以为真。可是，大平不久就穿着一桥大学的学生服，戴着学生帽回来了。使她大吃一惊。

从此，大平正芳在东京开始了新的生活——大学生活。

一桥大学当时叫东京商科大学，它为日本的现代化发挥过重大作用。

大平在校期间，一桥大学正处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大平入校的那年一月，马克思经济学的泰斗大塚金之助教授，被警视厅特高课人员逮捕。仅仅同情共产主义的学生就遭

到检举和被处以退学处分。这时的学生们分为两大类：一部分人拼命地学习，一部分人则尽情地玩乐。大平正芳应当属于前者。据他自己回忆，当时他除了学习必修课程以外，还从杉村广藏那儿学得了经济哲学，从中山伊知郎副教授那振奋人心的讲座中学得了经济学的基础，从上田辰之助教授那里学得了作为构筑这些思想基干的语言……大平进入政界以后，从一桥大家庭中得到不少的支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毕业的加藤藤太郎。

加藤本是香川县三丰中学的第二届毕业生，是大平中学时代的先辈。^①他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就在王子造纸公司工作。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是这个公司的副经理，但不久被盟军总部褫夺公职。^②后来，他创立了神崎造纸公司，为这个公司的首任经理。大平从学生时代开始，就经常拜访这位老前辈，请他资助学生同乡会，总是得到比预期数目多得多的援助。

有一次，大平与同学鹰尾宽同去东京，在高松的栈桥上遇见了加藤。列车上人很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一会儿，加藤就从一等卧铺车厢走了过来，把他们带到餐车说：“放开肚皮吃吧！”于是两人就大吃大喝起来。加藤掏出十元钱放在桌子上就回卧铺车厢去了。结帐时，剩下的钱比付出的钱还多得多。两个人拿着钱还给加藤，加藤责备说：“真小气，到东京还要走十七个钟头，还得吃好几次饭呢！”他们深知，这位父辈

①在日本，称比自己年级高的同学为“先辈”。在同一部门也常这样称谓资格老的同事。反之，则称“后辈”。

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总部为了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曾发布命令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

人物是热爱故乡年轻人的。大平对加藤的敬慕之意与日俱增，加藤也喜欢大平的为人，两人关系不亚于父子。

一九三五年大平正芳即将结束大学生活了。

这时中央行政部门录用新毕业生，由偏重法律系学生转向经济系学生。擅长于经济领域的商大学生，为踏上官吏的道路，都在向高等文官考试挑战。大平参加了这一考试，并考中了行政科。随即，大平到镰田育英会的镰田胜太郎（当时为贵族院议员）处请教。由镰田介绍，又拜访了大藏省次官津岛寿一。对大平以后的政治生涯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拜访。

大平请津岛给自己介绍工作。津岛说：

“到大藏省来吧！”

“你让我来，能录用吗？”大平感到吃惊。

“今天就可以决定，无需其他手续！”

“我是商大的，可能不行吧？”

“行”，津岛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大藏省的成员过去都是东大或京都大学毕业的，以致每一个事务官对什么事情都是众口一词。这怎么行？需要不同的血液。你就来大藏省吧！”

大平进大藏省的事定下来了。他是商大七年来第一个进入大藏省的毕业生。

在“鬼部长”的栽培下

似乎是象征着人生旅途的坎坷不平，大平还没有登上仕途就遇到了危机。由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发生的“二·二

六事件”^①，冈田启介内阁彻底垮台，广田弘毅内阁应运而生，津岛寿一次官被解职了。

大平得知这个消息，慌忙去问津岛：“听说您退职了，我还能来大藏省吗？”津岛回答说：“别说傻话，努力学习。”给大平吃了一颗定心丸。

当年四月十日，大平终于进入了大藏省。这时的大藏省，正忙着制订准战时体制的政策，为此开展对外国财政政策，特别是纳粹德国财政政策的大力研究。大平阅读了德国的有关文献，并提出了非常扎实的报告，给人留下了一个良好印象。当时的大平颇为惬意。他与同来的几个新伙伴一起，又是打棒球，又是举办读书会，过着“半分学习，半分游玩”的生活。午饭后，他们常常沿着皇宫的护城河散步，或者去台球室玩台球。每周还结伴到某一个饭馆，共进一次午餐。

每年七月，大藏省都要进行人事变动。有两年工龄的干部们，被任命为税务署长或专卖局副参事之职。他们一走，象大平这样一年工龄的人，便加重了工作负担，再也不能经常去玩台球、麻将了，而且谈恋爱、建立家庭的事也接踵而来了。

一九三七年四月，大平与实业家铃木三树之助的次女志子结婚。媒人是上田辰之助老师。

结婚前，大平将这个消息告诉王子造纸公司的加藤藤太郎。加藤说：“你现在还比较穷，而结婚的费用至少得自己支付一半。”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八百元，交给了大平。在当时，大平每月的工资只有七十五元，一千元就可建造一栋房子。可以想

^①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法西斯分子发动兵变，杀死大藏大臣、内务大臣和陆军头目，结束了“政党内阁”，推出法西斯分子广田弘毅为首相，组成军国政府，以促使日本更加军国主义化。

象，八百元是多么大的一笔钱。

婚后不久的七月一日，大平被任命为横滨税务署长，为七等司税官，月薪从七十五元一下子增加到一百三十七元。那时，从私立大学毕业加入公司的新职员，月薪才五十元，而佣工的工资除下伙食仅有五元。但对于小姐出身的志子来说，要料理学友云集的大平家的家计，决不显得充裕。从经济上给予帮助的，当然是老丈人。

在当时，当了署长，对于署员来说是登上了天。署长是不会同署员一块出差的，他们之间轻易没有攀谈的机会。但是，大平署长却同署员们一起旅行，一块儿饮酒、谈天。进行海水浴时，他还同大家一起穿着兜裆布游泳、相扑。

这年十月二十五日，一个与大平结下命运缘分的人，就任东京税务监督局的直接税部长，他就是后来的内阁总理大臣池田勇人。当时的池田，是大藏省“头等酒鬼”，有个“鬼部长”的浑名。大平署长必须经常拜访这位上司，池田也常来横滨税务署，充当大平的业务指导。在“鬼部长”面前，大平的心情并不是轻松的。他的夫人志子许多年以后还记得，有好几次大平在上班时神色紧张地对她说：“今天池田要到署里来。”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大平被任命为仙台税务监督局的间接税部长。一个星期后，他便从横滨启程去仙台赴任。时值京滨地区发生大洪水，东京至横滨间的交通中断。大平穿着一条短裤，头上顶着皮箱，横渡六乡川，只身赴任。

间接税部长的工作，是主管酒、纺织品、挥发油、糖及印花税等有关消费税的征收。但由于东北地区没有大工厂，民众生活水平也不高，间接税的财源并不多。然而，这里的秋田、

岩手、宫城、山形等地，几乎是闻名天下的酿酒区，所以，唯有酒税是最大的财源。不过征收酒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东北的农村地带，远在十七世纪初就开始形成自酿自饮的习俗，并深深地扎根于东北民众的生活中。当局为了确保财政收入，就得严禁私人酿酒，而这并非一件易事。群众的法律意识很差，反税活动此起彼伏，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正因为如此，在大藏省确定仙台税务监督局间接税部长的人选时，池田勇人推荐了大平。可能池田独具慧眼，那时就看出了大平的政治才干。

尽管当局严格取缔，私酿酒类的现象并未减少。发现了私造，照例是科以罚金，情节严重的还处以肉刑。为了支付罚金而出卖儿女的悲剧时有所闻，肉刑则往往使老人丧生。大平出生于农家，面对农民这种遭遇，实在于心不忍。他曾流露过这样的心情：东北地区的老百姓，几乎没有受到国家什么恩惠，反而苦于征税的桎梏。仅仅因为住在这个地区，就必须忍受这样的苦难，这是何等悲惨！从而对国家和国法的冷酷法规，产生了某种反感。

大平不仅能体谅下情，就是在署中也颇孚众望。当年在间接税部当勤务的福田修，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大平让福田修给他买点茶叶。也许是由于过分紧张，福田听成了“给我妻子买双木屐来”。那时大平夫人才二十多岁，福田就给买了双安着红色带子的木屐。当他把木屐交给大平时，一时把大平弄呆了。大平终于明白过来了，连声说：“没关系！没关系！”并在转椅中笑得前伏后仰。那个转椅是件粗糙的木制品，笑着摇着，突然椅子散架了，大平一下子跌到了地上。福田不知如何是好，忙说：“我去换茶叶吧？”从地下爬了起来的大平：

还没有停止笑声，连说“行啦！行啦！”就拿起木屐回家了。

大平就是这样一个温和、亲切、热情的人，对人家的错误和缺点从不轻易责难、训斥。

被一封电报推上仕途

大平在仙台工作了近一年后，被调到设在中国大陆的张家口兴亚院联络部，以后又调到东京的兴亚院总院经济二课工作。直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日，才重返大藏省。

一九四三年八月，他又被调到外资局总务课。正当他为了熟悉国际金融工作而认真学习时，国税第一课的课长池田勇人却跑来怂恿他：“是否去东京财务局任间接税部长？我将去那儿赴任。”于是，大平又离开了外资局。池田已开始将大平置于自己的直接领导下了。

随着战局的恶化，一九四四年七月东条内阁垮台了。接着，小矶国昭组成了新内阁。次年，津岛寿一出任大藏大臣。

津岛上任后的第一周，就进行了人事调整，起用东京财务局局长池田勇人为大藏省主税局长，池田又得到了一个外号：“税鬼”。三月十九日，大平被任命为津岛的秘书官，负责事务工作。虽然大平侍奉这位公子哥儿似的上司吃了许多苦头，但却给大平提供了一个从全局来观察事物的机会。大平也正是在这个岗位上迎来了日本的战败。

战败之初的日本，生产停滞，物资匮乏，物价飞腾，粮食的供应情况更是极度恶化。美国占领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强

制推行彻底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

合法化了的日本共产党在十月二十日重新出版机关报《赤旗》。十一月二日，战前的日本社会党也重整旗鼓。十一月九日，继承旧政友会^①派别的日本自由党成立。十一月十六日，旧民政党^②系统的日本进步党组成。十二月十八日，又诞生了倡导“协同组合主义”的日本协同党。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举行大选。由于事前实施了严厉的褫夺公职令，为新的候选人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并且承认了妇女的参政权，所以有许多新人当选，众议院面貌一新。选举结果是：自由党一百四十席，进步党九十四席，社会党九十二席，协同党十四席，共产党五席，其他党派三十八席，无党派八十一席，共计四百六十四席。

五月二十二日，吉田茂组成了第一次吉田内阁。六月二十五日，大平到新成立的薪金局任第三课课长。

日本新宪法公布后的第一次选举，于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举行。社会党以一百四十五席的成绩成为第一大党，自由党获一百三十一席，降为第二大党。吉田首相辞职，社会党的片山哲就任总理大臣。八个月后，片山内阁垮台。

一九四八年二月，民主党^③总裁芦田均被提名为总理大

① 政友会是一九〇〇年九月成立的。一九三九年四月，演为两大派，正统派和革新派。两派都拥护天皇政府的侵略政策。

② 民政党是一九二七年由“宪政会”改组而成，它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③ 日本民主党成立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以日本进步党为主体，提倡“修正资本主义”和“中道政治”。国民协同党成立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由协同民主党与国民党合并而成。